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坤

欽定四庫全書

赤城集卷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宋 林表民 編

陳耆卿

戲龍山在靈江西十里上有澄潭其旁鉅木槎牙擎雲  
擁日出人謂龍掛其末蜿蜒若戲狀故號戲龍然其潔  
且嚴不可褻近慢者斧斤及木溪輒改流其靈怪若此  
而能赴誠如響吐慈若幻往往莫筭未墜傾盆以集大

畧見宋進士夏文莊碑然則其靈怪宜若此哉雖然龍固靈物也必有人之靈而後可語龍之靈靈雖有殊而靈於為民則一爾延慶院址山下職潭事供郡邑凡禱之百須其勤與勞得非欲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者哉然則非為民而然哉先是香積法安以龍故得免科折此院獨否太守邢俊近曰不可使我有二三於釋氏廼亟免焉然則侯為誰亦為民爾夫為龍以捐薄少之賦纖損也依龍以治衆多之命鉅益也故他寺觀不得免

惟三利得免焉豈私之蓋公之爾嗟夫世謂緇流不耕而食徒蠹民甚不知其徒逐上下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也使旱魃逝而雨師降也豐年而多黍多稌也是雖不耕而食能使吾民耕而食也果蠹民乎哉子規蓋主僧宿練精勇喜院之沐優假而欲以著不忘也刊州移於石而請予為之辭

州治浚河記

姜容

嘉定甲申台有浚河之役是役也自慶歷一見乾道再

見今方三見也台城山阻江蹙鱗集數萬家迫隘湫鬱  
於其間為河以導溝澮使人脫沮洳宅亢爽風氣宣洩  
疾厲不生蓋非一日矣按舊志河舊通舟注之江唐許  
渾陪鄭使君汎舟詩可覆也後淤塞舟不能通值潮溢  
輒迸城於是慶厯丙戌守元章簡公絳始鑿復其舊而  
是役一見焉久之注江之衝堙為平陸則自發源北山  
越郡治平橋至枯蒼門匯而之東遂分道為斗門以出  
河非其舊舟不復通矣而閘塞又甚於是乾道己丑守

向侯灼悉力浚治之而是役再見焉河之舊雖難復而  
闕塞者沛如矣未幾癸巳大河蔽於瓦礫以迄於今非  
惟闕塞而貧侵富蝕上廬旁墜河幾廢矣雨俄頃濁潦  
沒道甚或破扉齧屋春夏濕烝疾癘以滋於是今守王  
侯槩慮之而是役三見焉始季秋迄仲冬命一戶曹惠  
孔時總其要喻民治溝溜使各達於河儼夫具畚插使  
輦河之淤土績斷潢引別派深廣各倍於初因民所利  
不擾而辦河以丈計總千五百六十有八而內歸民之

侵蝕者什三夫以工計總萬三千九百有一而內參以壯城者什二錢以貫計米以碩計總千五百七十有奇而外饋勞之費什一河之舊雖已難復而平瀾衍流環映庭戶易沮洳為亢爽無雨潦疾厲之憂晏然如已丑時矣嗟乎郭內之河民之同便者也通舟注江尤便者也尤便者既以難復而併與同便者幾廢由慶歷而下百八十年而是役始三見時邪人邪余求其故昔之通舟注江城衰而民稀也慶歷復舊城與民未改也至乾



道城既縮入而居民多故復之難今愈多故愈難愈難  
故其尤便者幾廢俗無長慮眊河滋不急遂使同便者  
又幾廢侯能深念獨決遠慕元公之志近追向侯之蹟  
幾廢者得不廢焉然則天下事亦係諸其人而已歷百  
八十年而能浚河者纔三人今而後其獨無人乎夫河  
不必幾廢而後治人豈必百年而後逢也河自是可無  
廢則邦人感侯德與河為無窮

修東湖記

王蘄清

天台為郡負山帶江地形嶮巖草木翳蒼人烟繁夥萬  
室鱗比隨山高下無平川大陸以洩水怒每陰雨霖霖  
則水泉噴薄澗輸壑委奔流疾走自高而下如建瓴於  
高屋之上閭里之民咸懷決溢之懼厥初經營智者相  
攸鑿湖於城東當衆山縈匯之要以受百水即城徑庭  
為瀆以疏之湖高而江低並湖為斗門泄水以注之江  
早則瀦畜以待灌溉之須民用奠居無復水患歲月既  
久畔援施易土石傾圯啓塞無時蓋自皇祐熙寧以迄

于今屢作屢廢至是極矣每大風雨至闌闌寢有蕩沃  
之虞水無所歸不循其流理則然也乾道五年冬秘閣  
河內向公以淮南連帥移守是邦始是見民吏具宣天  
子德意問民所疾苦舊聞此湖湮廢弗除即躬至其所  
環胝利病考卜協日興工以役公以浙東路兵馬都監  
開封俞紳才幹有餘敏於集事即檄以董之臨海令會  
稽陳居安方以民功薦聞興利除菑實惟其職公乃覈  
舊迹披故道昔之沮礫鬱積者今疏鑿之昔之侵漁蔽

虧者今疆理之浚城中之水溝卽城闈之斗門覆以亭  
屋以引左右之水以進懷義橋之南北又卽湖東故城  
之址舊斗門築三間以通西江總為斗門者六為亭者  
一凡湖其南方東西十六丈五尺其北方東西六十五  
丈五尺南北通袤三百二十丈計其廣輪二百十三畝  
有奇其深七尺興工於六年二月之丙戌而訖於三月  
之壬戌凡用功八千九百有奇長隄崇崇清波綿綿夏  
屋渠渠坊址暨暨不勞於民不擾於市宏壯深廣煥然

一新烏庠偉哉厥功告成郡僚邦人咸願刻石紀績屬  
僕以文乃為之記曰惟昔水利取備於周官溝洫滄川  
遂人掌之蓄水止水均水舍水寫水詳於稻人在漢召  
信臣杜詩號為循吏之冠其功始於鑿六石門晉杜元  
凱儒者之宗請二千石修理堰谷以積其水原其用心  
豈專為耕耨浸灌之計哉惟公夙以風力知畧為世吏  
師凡所臨郡國興滯補弊壞奸隸之機埽險健之訟施  
惠於斯民以廣我國家之盛德是役也披秦川荒窮源

探本發明前人久廢之績推尋百里堙汨之弊啓作竣  
事必躬必親無一弗盡以為邦人永永無窮之利用心  
亦可謂閎矣公今行且歸闕左右帝旁推此心以利天  
下顧豈久留於郡哉凡此父兄戴公之賜自今其謹儲  
泄之節相曠潦之宜疏導以時澆汙無壅甘棠峴首之  
思俾永勿壞尚千百年公之惠澤其有既乎

黃巖浚河記

王居安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濬畎

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  
周人治野之法夫間有遂以達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  
以達於萬夫之川自廣尺深尺而為溝為洫遂又倍之  
而為溝為洫至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畎澮之間治  
水有常制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積  
而至於四縣為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里以治  
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水烏得而不利  
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其不廣不暇為溝洫之

地取民者惟恐其不多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為邑為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實居其半其地負山瀕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密昔之為閘者慮未及河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大率為埭以堰水頗為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為羣挾挺持及以破埭遂有鬪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高下以謹啓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



美矣然諸閘既立開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  
數斗朝夕淤塞寔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啓而流實壅  
於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曾不若埭之可以破決洩  
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  
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水有所泄明年遂開田間之河  
使水有所瀦不特河為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  
實啓之常平使者齊公碩為請於朝役不逾時厥功告  
成君適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尋又有

帥閩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無記後之人且  
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今之為令者以三年為任其  
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盡知及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  
積紛還又力所不給大抵趣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  
爾來者亦然民瘼之不暇卹率由此也倘來者念淤塞  
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治之念  
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尚書文懿公季  
子賢而有文克紹其家邑治故有河經闡闡以環公廨

歲久湮為民居君盡復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子因序  
河間之本末俾後之為邑者庶有考於斯文

新建中津橋碑

唐仲友

郡介括蒼天台間水源二山東南流合於城西十五里  
東注於海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出黃巖引甌閩往來  
晝夜不絕招舟待濟寒暑尤病颶風無時篙師牟利弊  
舡重載命寄毫髮仲友以淳熙庚子來守辛丑三月常  
平使者循行迓於城南戊夜登舟篙工失度比曉乃汜

濟因問父老江可橋未作何故對以潮汐升降經營為  
難食於津與瀕江之市又沮之皆中輟仲友自念承乏  
牧養繼歉歲入境人草食賴朝廷勤郵年麥告登病少  
瘳矣橋大利可毋作廼分官吏庀工徒度高下量廣深  
立程度以寸擬丈創木樣置木池中節水以筭効進退  
觀者開喻然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  
兩堤於皇華亭之東甃以巨石貫以堅木載護以苗楫  
中為給道兩旁為却月形三其層以殺水勢南堤上流

為夾木岸以受水衝堤間百十有五尋為橋二十有五  
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碇橋不及岸十五尋  
為六棧維以柱二十固以棧筏隨潮與橋岸低昂續以  
版四鍛鐵為四鎖以固橋紐竹為纜凡四十有二其四  
以維舟其八以挾橋其四以為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繫  
筏繫鎖以石固四繫纜以石獅子十有一石浮圖二纜  
當道者植木為架遷飛僊亭於南岍遷州之廢亭於北  
岸以為龍土神之祠為僧舍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

一間南僧舍為僧伽之室凡橋欄舟楫之役五邑共之  
黃巖預竹纜之頒餘皆屬臨海金木土石之工二萬二  
千七百用州錢九百八十萬米四百五十斛酒二百六  
十石橋既成因其地名之曰中津第賞官吏有差燕犒  
以落之命臨海尉支鹽官主橋事兩指使同視啓閉擇  
報恩寺行各二人奉香火置吏屬行文書番將校主巡  
警邏者二人守橋十有四人皆厚其廩給又以度數名  
物為圖書禁防法守為要求田畝財用版籍東湖歲輸

公帑數百緡改入焉以備葺費命臨海黃巖令董葺事  
所以為橋計者粗備矣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方議  
作橋則疑中則謗既成則疑釋謗弭而說繼之是皆常  
情耳然慮始之難未若保之之難金石既堅久猶剝而  
泐况他乎故記其大槩使人知所勤尚或繼之且為銘  
曰台江之津憧憧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無智謀  
亦阻浮議橋之既成其難在繼矜吾民兮憫吾勤兮永  
詔厥後視斯文兮

重建中津橋記

高文虎

上即位之明年六月武夷周君暕自大理正行臨海郡  
守事既一年其始至之兩月秋大風拔木江海為立輒  
齧岸防及鹵民田而有雨浸淫害於秋稼郡之田事既  
弗登城東南偏有舟梁以登濟者悉與濤浪入於海時  
天子抑畏勤卹詔天下郡縣以災異水旱奏者發粟捐  
緡錢委長吏阜安之而臨海君其一君既奉詔議賑貸  
而川涂弗續行者益病有言天台山谷間木之仆於風



者可作舟梁而僧又樂輸乃命臨海丞戴若水戶曹趙汝達程其事而受規畫焉鑄金繩筏舟五十橋為節二十有五祠廬徽屋撤其頽者守僧校兵汰其久施者皆跡昔有加易欄為桓舟設枕楫貫木為筏維纜以柱則又創謀制良可衛悠遠役興於十月百三十有五而梁成為錢百二十萬米百三十斛酒七十石施於工者八十六百有奇方是時郡國從事抹民者懼不克支君當蝕弊之日嘉蹙之餘公私蓄積可痛饑吐拱手祈命

羣情慤慤獨能以仁厚明達清訟省罰調娛全安民迄  
和裕宣著上德歸報於天子又能不剝於下民罔聞知  
植大惠利寓以康卹用利我台人厥庸為尤大然古者  
治輿梁大抵以利勝害郡為縣五而天台僊居限以巘  
嶺少漁鹽舟沂兩谿而下者率尚質遷比歲始謀橋實  
規截舟以事征剥意靡在民今所謂啟橋錢者是也夫  
設橋以惠民乃售錢然後啟檢匿煽虐歲月未艾是豈  
善政哉誠能悉捐其舊以盡惠台人則橋可損益而惠

無窮已也前十三年余及觀橋之成既不能伸其言後  
於此乃及述橋之再猶覲其言之聽也乃酌民辭而詩  
之曰皇矣帝仁子視下民其康溺饑於以對天凡百郡  
縣孰保畜之顧彼海邦繫君來儀之適是濤颶君不遑  
處圖厥奠濟孰稽靡實孰艱難感孰吐靡食未知旨蓄  
孰以川梗梁仆於潮舟流水磔委命寸篙廩之阜之戮  
力富之楫之翼之興而及之若時履圻式靖且安父母  
於君怙恃君惠余亦順理母事令刑君飭津橋湜湜流

水後有閩郭前有山趾君與民遊其旂鞞鞞君戾津橋  
賓掾靜樂陸有擔廡川有檣櫂好歌以誦其旂翩翩君  
在津梁君諏民害君暨掾賓敷利與愛儻功不揚民用  
詠載江有菑廬有賈有漁公在中流禁弛征除宜  
而邦人歸美帝家

重修中津橋記

葉適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矣而况  
聯竹比板以闢江湖日涉之厄尺量寸度而當往來無

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州始作浮梁十餘年而  
脩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建以為  
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郡記以橋為重事使五  
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寧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  
縣堅木厚枋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踰昔數倍既成遺  
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  
雖然可以無跡於己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  
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為是州不敢一日怠肆顧瞻郊垣

百堵勵翼錢與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  
州既稱平馬獲與耨殊時穀糴復轉糴他郡所未有也  
吾州又稱寬馬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  
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旦夕  
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  
之為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  
述然而以予所聞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  
以為異而記也今星已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

千歲之內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津之亭碑無所容而  
請不暇徧矣多而不專無乃為名之病乎侯曰不然浮  
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  
苟有以利名奚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  
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  
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  
之為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予無以奪其請因併

錄其辭

新建利涉橋記

葉適

嘉定四年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萬叔和為其知縣楊君言曰橋長千尺藉舟四十欄筦絳索隄其兩旁筦圖狻猊訖三十旬斤鐵九十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而容之塗皆達於橋西北樵採擔挈而民之市皆趨於橋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踏之患既免而井屋之富屢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絕甚可壯也古



無而今有難矣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自唐守  
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子記以為君酬  
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未成為難衆人所知爾  
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也今歲別一困以待異日之闕  
尚懼不足雖然縣籍壞七十年矣君聚田百萬畝算而  
步折之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舊君之力雖難而承其後  
者易矣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著之余  
卧水心久徃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不知君材迺若

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落整比大效小驗具於  
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  
奚百倍翅耶豈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歟世常言極今人  
所難不足以進古人所易而克古人所易不能為今人  
所難何哉叔和之論不余質也可無為書余少從叔和  
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浮動花柳之麗雪月  
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必裊裊顧瞻輒阻江而  
返屢矣今既橋而叔和與邑人日曳杖娛戲於北山潮

生汐落隨江降升悠然如沫漢浴沂以歌詠令君之遺  
德而余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  
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國瑞建  
安人其來黃巖監司固以材辟矣

天台臨川橋記

陳駸

臨川王公琰紹興三十二年春綰一銅章以荆國文公  
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  
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庭可一里源自五峯

雙澗北迤而至衆山複迷傍流輾委會霖潦則激馬如  
轟湧焉如奔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  
則濡橐聯約以度歲作歲圯編列苦其役行旅咨怨前  
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捍衝溢功  
竟弗濟後為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來嘆曰大害也不  
在我乎大抵銳於土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虛名肯為遠  
計今我則否會費五百萬錢出俸四十萬為邑先源源  
而應數則充矣爰即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營

之斲者鑿者陶者埴者裡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  
公曰有稽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穹石以為楹植之  
屹如也巨木以為梁橫之妥如也甍以培石欲其埤也  
魁以塗甍欲其確也尺有五十何其修之曩曩然尺一  
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然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  
復亭其上迺寫迺飭迺敞迺奕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閒  
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壯觀非人力  
能為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迺率僚友會稽陸君漑

金華陳君恕求嘉丁君康時池君虞鄉觀焉公曰吾與  
諸君既作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士之豪  
民之耆老於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即以臨川名表公功  
也請既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龍麗以霄漢  
垂蟠竦疑若有神施磨礪鞏然不動嶄華崧環瞻山幄  
凝翠空俯睨谿紋織微風夜半橫浮沆瀣中朝來暎應  
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繫誰功競將大年  
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赤城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赤城集卷十四

宋 林表民 編

桐山石橋記

羅 適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桐山而一谿經其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誌詰諸父老而皆莫究其所稱謂之由每以霖雨暴澍諸壑畢會則是谿激齧堤址涵涵不可禦昔為梁以木濟諸行者曾無期月之固由是

往來之人嘗病其涉邑姓有應氏名宗貴者實良民也其先京洛人錢氏伯國始居於此亦有承制而為校書郎者宗貴視昔橋之不能固而人病其涉也遂一日集其族人與一鄉之強有力者議之曰橋之為患也如是吾屬餘金穀矣將焉為哉苟能置石而易之其利不亦博乎諸君勗之於是各捐鏹以給其用召一釋子普寧以督其役不踰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鑊板二十為錢總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

莫不喜嘆之噫東臯野人世服農力穡而已非有文史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鋤耨粟以愚其子孫也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興無窮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嘆者不其韙哉使之推大是心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所沾潤其為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喜嘆者又豈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為之序其本末而書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于碑陰焉

重修桐山橋記

唐仲友

淳熙辛丑歲余守天台既作浮梁有自四明來者曰水  
無大小苟無阻咫尺千里寧海塗有二澗橋廢病涉能  
復之乎余以救荒辭越明年邑民張潭以狀請曰邑有  
桐山道士二橋將復之當得官為之主余喜問曰客告  
我久病未能汝慨然當之此富人之美事能不作輟乎  
對曰某非富室獨好周急食餓施棺顧惠尚狹今投老  
若二橋復願畢矣余察其貌端而柔言寡以慤似表裏

相副意能成事者為出公錢十五萬榜募助役未幾余  
解去越三載持邑符與吾里僧良又書來曰自經始連  
歲歎竭力成桐山一橋曩許為某記敢以請且言橋故  
以木不支朞月嘉祐中邑人應宗貴與其族更以石鄉  
貢進士羅公適記之繼亦圯壞某相水勢不可與爭架  
木為飛橋如兵書所謂天潢者三節兩重長七尋有六  
尺覆以板甃甃其上翼以石欄岸高尋有七尺疊石各  
廣九尋總公用費千緡郡邑錢合十八萬民錢三十二

萬餘皆某力始於十年孟冬成於明年季春某志其二  
幸一成余歎曰吾去郡意橋難就汝以家當郡邑豪民  
之力以績於成可謂仁且勇矣古人有言以功濟人者  
報以壽茲橋獨非濟人者乎徒出力猶當曰功况費財  
汝惴惴以老為憂天獨無報乎汝年未也吾聞戰勇氣  
一作再衰唯仁者之氣異於是利及於人中喜之氣自  
倍桐山之利博矣吾猶以初約望汝則吾言於傳遠猶  
信對曰謹受教因書以授之橋側有大松竒蹇如龍行

者游息亦道塗之勝當與橋相為久者

南塘記

胡融

有宋南渡之明年吾大父自峽谿翦棘荆蓬藿始居此  
斗指兩辰越今二十有四閏矣蓋吾邑之山發源自烏  
石隆隆隱隱東行三四里始折旋而南故凡邑之公廨  
與民之屋廬皆在爽塏環邑內外為陂池為沼沚者蓋  
寡也胡子之居適當卧龍之脇其地形稍正其土之支  
派稍分其坳塹處稍有泉升高而望其坡陁之形或如

瓜蔓如博局如釵之折股度其勢可遏可截可緒可溜  
顧吾力未能也丁未之秋始羣役人輦壤而築之不踰  
月而堤成一夕大雷雨里巷之水爭相灌注詰朝門牆  
之外高下皆水揚瀾起波匯為數澤氣象如在明越莒  
雲間也一年而荷生二年而魚肥三年而柳成四年而  
鷗鳥馴五年而堤上之竹秀既而游者來漁者入滌者  
至汲者集胡子與客常沿堤而行折荷弄流渺然起江  
海之想夫一水之縱廣不能十數丈視三江五湖財一



席爾而胡子侈然自大詎不陋哉蓋天下之理巨細廣狹皆生乎人之心達乎此者閭崑近在於蓬室一閨室小而八方存焉事固未易以形論也苟不以形論則洞庭彭蠡不翅乎罍孔而蚶翼蚊睫亦可以覩嵩華矣今吾之水兩涘渚涯之間雖可以辨牛馬烏知其不如扶桑之東渤海之尾彼又烏知其一滴一勺不可以浴日月而涵魚龍也胡子方將築亭其上投幘解屣以洗去其平生功名之念具釣車舴舨筇笠罽罽以窮烟波之

樂願從吾游者當艤舟以待之

縣學新泉記

李知微

土之有泉如人之有血脉自非硤确斥鹵不毛之地則  
凡都居邑宅雖百人之聚亦未有不依泉而立者甚至  
權其輕重以驗其氣之粹駁俗之薄厚好事者或又從  
而品其味之高下以別之廬山之簾泉惠山之梁源至  
瓶榼走萬里相餉其為世所重蓋如此寧川海邦也瞰  
臨渤澥鹹氣所鍾宜不知以泉為貴迺歲甲寅有泉溢

於縣學講堂之左不假疏濬自然清甘凡學之用汲盥  
灑濯以烹以飪取給而有餘識者以為是學校之祥焉  
世方隆儒重道闢館以延英俊則論秀當自茲始其謂  
之祥也固宜然解散於數十載之餘收拾一二年之頃  
累功未深美意易虧則陰相默祐俾之持久而不廢者  
匪茲泉孰聚之廼歌曰挹泉之清兮澡我煩襟雋永芳  
旨兮憩息書林自今而往兮無有遐心再歌曰人莫監  
於流水而監於止水積善於躬兮其觀在此自今兮欽

於世世歌闋而去

放生池碑

張端

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履國步艱險痛二宮蒙塵憫生靈塗炭念祖宗以仁孝治天下廼廓度量戢干戈同盟鄰壤冀以迎奉二宮而息生靈之禍十有六年秋翠華南旋極為長樂是後屢遣間使懷迓淵聖皇帝鑿與其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可謂備至明年大臣百辟思有以發揚盛德而伸報上之誠以祝萬年無疆之壽以為子孫

千億之祥援唐肅宗遣使天下置放生池故事以聞詔  
可其奏爰命措置蓋將示天下以好生之意俾人知為  
善物遂其性也臣仰嘆聖恩沾被動植古無倫比恭與  
官吏士庶尋訪舊跡皆云昔雖未有今上皇帝與人為  
善與物為春濱海之民感被聖化洽於其心叛而為之  
孰曰不可垂髻戴白衆口一辭於是度邑治內外之地  
乃得妙相寺之舊池闢而新之疊石而甃之環以欄楯  
周圍十丈有奇命寺僧守之遇天申聖節舉而行之使

含生之物圉圉洋洋頌首莘尾不罹罾笱網罟之患  
其利博哉臣庶以此而奉吾天子吾天子以臣庶所奉  
而承顏長樂其樂烏可已耶况魚之為物非若獸之善  
走鳥之高飛網罟所至罾笱所及雖嫠婦亦可得之先  
王為是川澤有禁漁舍鰓鮪美萬物盛多則以魚麗為  
王者之政言萬物得性則以魚藻思王者之德今天下  
州縣率遵聖意思波所鍾罔匪文王之靈沼豈止肅宗  
八十二所而已行葦忠厚指日可致萬壽無疆本支百

世永保宗社以太平茲天下臣子之公願而感召之理固亦宜然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天地大德惟生之云德配天地與萬物為春何以先之親親仁民皇帝即阼國步多艱生靈塗地二宮蒙塵痛軫宸慮以柔圖勳乃戢干戈敷好厥隣奉迎太母長樂極忻繼遣懷訝淵皇是謹同樂宇宙開樂寧親大臣百辟誠款獲伸放生之池唐肅是因伏於閤門拜章以聞詔可其奏臣民率遵恩波所鍾徧及無垠能盡物性至誠則然於物咸若

詩書備陳今吾天子克光於前俾爾含生游泳淵淪池也如此江湖不言四海歌誦天子之仁必得其壽億萬斯年本支百世繩繩振振大開明堂四夷咸賓

薛公井記

齊 碩

薛公井者故寧海知縣毗陵薛公抗之所鑿也隆興甲申公來長斯邑利興害除衆以便安初市去水遠汲者頗藉於芋搗公浚大井於縣治之東北廣度坊泉源寒冽惠利博甚厥後漂治弗以時殆泥不可食嘉定癸未



郡守齊碩訪得其處而溝渠湮塞甃甃傾圮非復舊規  
乃捐緡錢命縣丞張脩董其事既加浚治復作亭覆之  
庶無負前人開創之意且勺名翰墨手大書其扁揭之  
亭上并銘而列之石於以永邑人甘棠無窮之思云其  
源也深其澤也永流祉不窮如酌此井

八景樓記

高似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  
木葉下此瀟湘風景屈宋情思筆力不可控書不可殫

杜工部詩天寒漁父網罟凍洞庭瀟湘雪千里茲彷彿  
爾可控耶柳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歎乃一聲山水  
綠亦梗槩爾可殫耶控耶柳杜以江山自任目歷身涉  
大略若此若之何并包也囊括也山水之壯壯於湘中  
莫如海風物之神神於湘中亦莫如海六鼉出沒三山  
若沫乾浴坤一碧萬頃天琛水恠鮫室珠宮何有何無  
秘恠恍惚尤非湘中所可及然騷人所少至壯士所少  
游故事軼而不著跡鬱而不彰然如陰鏗詩海上春雪

雜天際晚帆孤羅隱詩洞連滄海濶山擁赤城寒常述  
詩樹入江雲盡城銜海月遙祖詠詩海色晴看雨江聲  
夜聽潮耿滄詩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漁深包何詩海雲  
朝滿市江鳥夜喧城喻坦之詩海曙霞浮日江遙水合  
天李頻詩陰霞出海散落月向潮流顧非熊詩塹起背  
城鴈帆分向海人李益詩片雲歸海暮流水背城閒詩  
家者流雋賞固不一可景名尤不一也英英哉陳君堯  
章甘栖其濱斲其麓凡海情狀以智受之又希昔人所

以心乎愛矣者為其游息之物高明之具雖未得拍斯  
闡建斯酒固已翛然望蓬萊之雲氣懷乘桴之壯遊  
為之辭曰鯨可鞭兮走鱗洲右洪崖兮左浮丘拂北斗  
兮違玉樓閨風寒兮雪意秋天不濕兮海西流脚躡月  
兮舞黿頭兩黿前兮挾吾舟龍起舞兮魚飛浮酒注海  
兮不可籌蕭玉裂兮憑夷愁叫夫君兮一夷猶夫君醉  
兮吾歸休

應心泉記

賀允中

居士賀子忱編茅為屋與其孥寓居於天台山萬年禪院之西地勢爽塏土脉深厚植花種竹日以成趣惟是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餽滌濯之用不足上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冰下有廢井汲以桔槔則人力深勤一日居士齋心炷香仰首穹靈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下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薄而瓢飲之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而冰合雖今昔異時閒劇殊事而約已為衆有求斯應誠苟至焉

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既祝之十日旱陽驕亢氣蒸如  
焚舍之東北相去十步不加穿治天洌之泉既潔且豐  
其甘如醴其寒如冰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一家之  
用不煩人力而遂給足衡茅之勝寢以膏潤矣山中父  
老明日舉相謂曰此地無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  
而決旬之間忽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造化如是之敏  
是何祥也豈天嗇其寶將有待而出耶抑時至事契而  
適相濟遇也將以化尼父之雨以資之後學耶將以興

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  
為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子子將告汝夫通天  
下者一氣備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泉之應也以  
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人以上若將閔子而告之曰爾  
家何貧爾志何清棄官何勇樂閒何真人棄爾取人疎  
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邈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而不畀  
天下其孰與為仁以吾心如陶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  
以吾心如李愿故得濯清泉以自潔吾方將拜天之遺

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為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  
以侈其睨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  
工甃

康濟泉記

顏度

臨海令顏度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祈請白鶴山靈  
康祠見寢殿右階下水津津溢地面穴之得泉自殿址  
出與左靈濟泉適相直無分寸差因名曰康濟以廟名  
且取人兼濟也築亭泉上如其左八月二十六日亭成



書是為記

節孝卷記

石 壑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表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朱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即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創見奔走觀瞻歡呼嘆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為法安人子希尹希牧移書壑曰

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為之記節孝名巷子其  
記之整安人甥也二表兄命整整何敢以固陋辭竊嘗  
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義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  
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為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  
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  
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為治  
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騫乎利欲之途一遇難

危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彞倫攸斁有  
不忍言况婦人女子乎國家聖聖相承為治不專以刑  
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  
不可槩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士  
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為言安人號慟引刀自  
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  
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為女為母之  
道於是乎盡天瑞孚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

有請帝命下頒行成閨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亘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為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為人之所不能知知而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故能膺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者劉卿妻桓氏刑耳

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嫠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子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緇自

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  
上云

朱氏旌表門閭碑

吳芾

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亘古無有思  
鴻厥慶施於臣庶迺十有二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  
閭者長吏以聞當議旌錄先是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  
儀之奏州之任者暨士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  
海縣貢士朱伯履妻陳氏有節行伯履早世年盛子幼

媒氏請復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既甦歎曰吾寧速死忍  
聞此言引刀欲自翦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母舅姑至  
孝姑宜人林氏年高齒豁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  
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  
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  
姆則壺彝州里所矜式天產祥嘏厥有桃實萱穎之異  
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為節孝勸州遣吏按驗  
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劾上皆未報會慶禮

行者年高節悉加崇獎邦人援以為請守臣尤袤申前  
奏上嘉其節明年三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  
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闔郡誰迎奎稚竦觀植門建臺詠  
協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牧  
踵門曰母氏之節亦既列於贊書詔於太史矣願公勒  
諸石益為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予昔  
與君之諸父遊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  
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外無間言宜人年百有



一歲時郡守宗公頴欲請表其門會頴去弗果善積益  
豐委社厥婦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  
槩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  
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為世  
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為婦為母者以安人為法今君  
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既紀其略而又繫  
之以詩詩曰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列於朝  
國有勸懲當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

明志堅之死靡他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既畀  
以年庸介爾祉業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  
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毋俾臺壞告而里閭  
而婦而母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為我  
詩於石垂世作規

東巖堂記

曾丰

天台鴈蕩二山見謂二泚第一勝處山距郡遠近郡士  
大夫往遊焉酷愛之觴酬詠酢之不足假繪素以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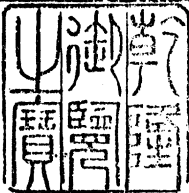
姿行輒自隨又不足假石以幻其態坐輒自對又不足相所居前後左右山天所予形崢嶸耶畏佳耶陂陁耶壇曼耶百爾屈竒與二者彷彿則又因天之資參地所宜宜花藝花宜竹藝竹宜木藝木以為家園因人所藝參地之利利亭築亭利臺築臺利榭築榭甚者軒堂樓閣具以為園觀公退私卻曼賓客不者道家入濕則從目燥則從足花竹木之間醒則從坐醉則從卧亭臺軒之上嬉忘勸忘歸士大夫之所及類然也今臨川史

館修撰郎中陳公又有出乎其類者存曰山勝不失兩  
全園勝寧容一偏於是劃所闢城東數十畝而東西之  
東所揭曰小瑤曰生秋曰瓜風曰蜜露曰齊芳凡五匪  
亭臺伊軒榭西所揭曰鬧春曰見笑曰問開曰花嶼曰  
飲巢曰數紅日記好曰涉趣曰四友凡九匪伊誰之外  
則二堂突兀五居右故東曰東巖五之會也西曰勝賞  
九之會也物不兩大東巖又西勝之會歟公自慶元丁  
已經始於茲未考工且治且身自為韻語樂章發揮之

諸賓客賡音就詠創思別吟又從而推廣之園無遺景  
景無遺勝卷軸轉至余歲在甲戌矣徽音徽思殆盡式  
綉且繹堂為園不可汎觀園為山不可常見設也夫山  
鮮有不屈奇者惟士大夫胷中自有屈奇然後山之屈  
奇聽命焉園所揭十六大歸取花竹木故事命之東堂  
則惟巖勝屈奇之最而巖體中虛又與道似故耶道以  
虛御羣有巖以虛御羣勝魏國張公之紫巖衛國留公  
之梅巖侍郎李公之巽巖雖莫非以其與道似取也抑

亦三公道與巖似此以此之屈奇命彼之屈奇聽交相  
合符然歟雖然三公者二職經綸一職論思畢然後退  
與巖休公出為使入為郎時則二未一職已經巖始亡  
迺太蚤計是不然巖之休公之心同一虛也心與虛俱  
道耿天下公所見未必不毛眎法從粟眎宰輔論思經  
綸國務所急者猶我須歟虛以應之不我須歟虛以聽  
之虛在我須在彼所虛大小何如我所計也大須則大  
應小須則小應豈我所計哉充公之虛應國之須大以

小眎小以大眎無不可茲於臨川也小以大眎來哉出  
守與虛舟俱戾止坐填與虛位俱歸歟入息與虛室俱  
而生白矣大以小眎將不外茲意者巖特其虛所寄之  
一猥於堂之未記也周諸賓客推廣意記之公廣壽字  
成卿云明年病月望日記



赤城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雷青松

欽定四庫全書

赤城集卷十五

雪巢記

尤袤

宋 林表民 編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  
風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日哦詩於其間客有問君  
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  
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聶聶

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現於俄頃間然朝陽  
暘暉則向之所覩蕩然滅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  
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鐘而鼎食童顏  
稚齒羣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貴者則已死向  
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悉已耄回視二十年直俄  
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  
於其俄頃起滅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寵辱汨  
汨至於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且將

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白以見吾性視其清以勵吾節  
視其幻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富貴之不足慕  
貧與賤者不足以為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  
之人使凡遊吾之巢者躁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污  
者可使之潔不亦休乎余聞而嘆曰浩哉斯巢雖方丈  
之地其視廣履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  
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朱懷金  
不如陋巷之瓢飲孰知乎匹夫之樂有賢於王公大人

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心火內焚日夜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媿矣君少嘗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清玉潔其真竹烈其窮不堪忍而其樂侃侃然余來天台始識君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困郡事卒卒無須臾間每從君語輒爽然自失顧視鞭朴滿前牒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君發於夢想則雪巢之境恍然

在吾目圍中矣因述君之說使書于其壁以為之記

香遠堂記

趙師夏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蓋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醑醑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而官于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以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

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  
香遠蓋取老坡酴醾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  
之師夏竊惟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  
得民者蓋寡也得乎民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  
浮詞綺語播為謠誦徧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煙漫無  
遺跡而以怨詈繼之矣磨石礮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  
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薦柱支牆斷棄弗顧而以  
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托身佛老晨香暮燈飲食必祝

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罩鼠傷色沈蠹蝕人皆忘其姓名  
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  
禦稍失顧盼斧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  
久乎此又何也然後知實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  
所係亦不以歲月而有異而人之有恃乎物與物之有  
恃乎人其効固殊也今吾贊府之名堂豈不足以有警  
世者哉雖然今贊府以儒學發身以經術從政不皎皎  
以為明而人自不能欺不孑孑以為義而人無得而議



寬厚慈良視民如子敲扑榜笞審而後發而必寓以不忍之意歲大侵郡檄視田公盡厯徑術皆以實聞上為之蠲租發廩獨最他郡又為緩征弛禁以來旁郡之米於是商舶合集民忘其饑皆公之惠也繼自于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及孫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愛於人而迎風浥露吾知其又有百年之壽矣後之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托無窮也記其

敢辭公名彥珽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東嶼書房記

周端朝

地靈境勝為燕閒之館圖書橫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  
終日兀坐者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子有言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  
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曩乾道淳熙間異才  
輩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燄或統紀自命前  
無古人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瀾暢文章之氣

脈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竒詭之觀諸公  
間多過焉極譚浩歌愕神鬼而變風霆若其抽架而資  
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想見累十年英淪哲謝  
往時議論風節凋靡如絲雖其文章亦纖嗇而弗騁後  
生思見前輩如遂古之世也子植少而嗜書唯諸父遺  
汝是念作東嶼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在則前輩風烈  
尚未亡固春齊暉而秋合照也而子植得以朝夕涵泳  
於斯可樂也已抑余聞之世蓋有蟬蛻塵垢醒飲簡編

者矣雖然其書具焉物情世故綱挈目從淺深有則廣  
密有度凡事之條理不可越也其所歸宿無不驗也世  
蓋有棲身事役委迹周流者矣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  
變賓敬主肅混混而壑芸芸而根其油然以光者不可  
沒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遏也蓋施止悟合時事萬殊  
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而已今子植  
嘗仕於時親逢施止悟合之異以書為我而退求其心  
其追省前賢出處語默之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況

其施而不止合而不牾其事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  
園池館增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而効潔壽藤繁  
藹含淑而噓清詩人墨客掇藥而裁冰金石相宣東南  
有園稱丁氏而東嶼有書房則自子植所以承其先焉  
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園雖華其心何往非  
寄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也

康吉堂記

吳子良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十載士

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輝如新而林君殆不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詭麗百倍此堂者又衆矣蕩然而丘墟蓊然而荆棘者相望也不為丘墟荆棘則頽檐敗棟風掀雨推行路為之太息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悲喜異焉豈固以屋室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裊如一綫亡而存絕而續也智力所到煙雲排空存而亡續而絕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援智力微矣余友其子

逢吉而間過其堂則環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賢淵微古今謨憲進而範俗退而裨身取之書沛如也林君之所以遺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林君而攷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博而詢古約而適今沖實內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書之澤也夫心恬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之所以異而屋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

萬殊毫釐之際逢吉盡心焉于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  
來之趨向使義理愈傳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而未厭  
林君終不死矣林君名師藏逢吉名表民

盡美亭記

張景脩

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也而一  
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邑之謂也朝奉  
大夫龐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  
勞矣然至於仙居福應則徘徊四覽嘯咏終日欣然忘



歸信乎美哉一日謂景脩曰昔朱超石云登北邙遠眺則衆美都盡予於此山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余名之曰盡美焉子為予記之景脩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窮也不遺一景一物兼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可相無邑之枯蒼章甫紫薄韋羌皆峯巒險絕巖洞瓌恠而溪流淼然煙雲晦冥鷗鷺出沒平波魚唱斷壠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也夫豈易名哉邑令劉君襲明雅為公知圖序以告於

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述古名  
之也陳公賢先正勸學文垂於世踰四十年公實作是  
亭公賢宰相子人門冠代不驕富貴而意乃在乎山水  
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  
在乎學者之材也噫美於是盡矣

種德庵記

葉適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  
五人知崇陽縣磊卿鎖主簿廳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

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歛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為故廬上

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為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  
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  
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  
也人之所就未毫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為益幾何然  
則謙者種之盈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  
攘臂萬人裂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  
而先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  
毀之也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覺徐行安步神乃泰氣

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為其厚不為其薄治於己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忭皆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沖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

雲海觀記

丹丘列仙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丁酉松

山丁君少雲始即其所居之南依山之址闢而為園遠  
近蔽虧高下輝映回還委折而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  
林曰坡曰窩曰谷無慮二十餘許意匠翦裁各成面勢  
然已具載於雪巢林景思之賦詠矣至於一日千里偉  
然有奇詭特異之觀可以拒高明排埃壒使人徘徊顧  
戀而不能去則自小垂虹而入跨蓮蕩不知其幾何畝  
有堂歸乎其上而曰芙蓉此尤雪巢之所長吟而永歌  
者蓋煙霞之吞吐雲氣之開歛日光之出沒野色之濃

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所謂海上之三神山也相與隱約拱揖於有無冥漠之間龍川陳同甫來自永康一見輒心可每與少雲少詹擊節抵掌譚王說霸窮日竟夜而不知倦間舉酒以屬少雲自李謫仙死世無竒士誰能騎長鯨駕大鵬徜徉恣肆以與之為沆漭汗漫之遊乎時庚子距今五十有二年矣子植倦遊來歸遐想舊事因芙蓉之故址故為傑閣高軼霄漢既成而以雲海觀目之蓋取坡公玉霄雲海之詞以足先世之所未為

者夫紉墮緝墜使不一失夫前人之遺固非世其家者不能不惟曰世其家而斥大其所已成規恢其所未備西自秋堂廣袤開拓伐蓬藿列花卉極水石林麓之盛葱蘢茂蔚對蒙泉精舍殆若異境且旁築客館數十楹東由松嶺度橫杓泂綠夷猶上下壠坂有幽泉溢出灑灑碎石間循其右以上挹蓬萊雲氣若几按間物而又於東北之隅揭為此觀是豈不足以弘先志侈後觀哉子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覩天地之大覽山海之勝



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憇其馳驟焉爾友朋悉詞請曰  
往者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貴乎隨時之義又奚必勤  
計慮於一出入息之間耶雖然巨浪喧飀迅風橫潰回  
轆轉權則即有泊岸遵途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詳  
不若退而反於己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講  
於道乎子植名木

藥園小畫記

謝 伋

右藥園小畫一卷作雲林室廬人物草木鳥獸伋先世

既無盈餘且漂流轉徙不能治生產久為祠官俸入至  
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敢飽梁肉於窮僻處人棄我取  
粗辦一廛家舍之旁買石田葺茅竹為園圃辛勤十餘  
年根撥皆自封植下澤款段其來無時板輿輕軒或因  
分胙而至以為草木諸藥物皆藥也總而名之曰藥園  
園陘小不足賦有僧了宗者來游寫以淡墨樹輪相糺  
林木茂翫藤蘿滋蔓樓閣隱於其中靈石寺也出苔蘚  
山門緩步荒徑挾平頭奴載一壺酒貌伋也垂楊夾道

叢篠插籬羅漢大樹映門者園也下墩黃甘塢後浸白蓮池池上偃蓋松紫霄諸峰羅列目下是為水芝軒蓮藿數楹中檻靈泉館僧閒栖鹿於後有坐起更衣之房是為挽衣寮水泉甘香隣曲汲不絕作屋陰樹是為潤畦亭把茅蓋頭孤鶴暮入題鶴乘後望古松百童籬內巨竹滿坡面雙槐背三章一堂二內榜曰斲青由堂而西上薜荔階別一小丘最後得之地多薏苡不絕其本乃結草庵簷以竹瓦榜曰明珠主人或挽衣於寮或抱

甕於亭出灌諸畦或坐於堂上使童奴蘇蘭椒桂酌泉烹茶或採蓮斲藥惟意所在挾書登山山明水清人迹斷絕聞猿啼鳥鳴而已意隨事更景與時變而畫亦難盡也宗吳人筆迹甚可喜

松山林壑記

陳耆卿

松山林壑者丁君少雲幽棲之所也余聞丁園名素著又以趾其園者多偉人遂益著按其所昉於少雲者二十有五衍於子植者三十有三大較松山其主名也而

東際海西接仙源水自西南數十折而至東北其橫豎側出如一步武而神工隨也其條窈忽爛如一頃刻而物候換也其遞涼燠雜幽麗如一拱揖而四序之變交吾前也蓋好境天吐佳趣人涉俯瞰而仰荅遠矚而近觀萬象橫陳迴不可狀其以為幽棲則宜雖然古所謂幽棲者未必具是也今必具是哉夫具是心未必具是景也迺若其景具則是心益具矣心具無景不清否則無景不俗君之於此景也寄此清也其清非錮於幽棲

者也自其善積於身孝熟於親義洽於人充其心可以  
達也或不得充而可充者在則雖窮無磷況復有不窮  
者邪故大而天地之周流細而魚鳶之飛躍擗吾目慨  
吾心景隨心生而心不隨景以逝是真幽棲者也非錮  
焉者也夫出處之義亦大矣幽棲者處而不出者也故  
少雲不及仕而子植既仕矣非可以處而不出也然則  
知所以處而後知所以出蓋處而不出固未礙於行義  
出而暫處又所以精於求志而章明之也故子植之歸

也而於此尤惓惓焉蓋君兄弟所從游如葉水心陳龍川正偉人之尤者皆嘗與之婆娑偃仰詠歌講誦於其間其筇影屐聲龜鶩猶能記憶也今二公已逝而清薌館方築當有名勝豪特袂連簪盍與之共籌此心者而予以官守未能隨也子植又言山之阿幽阻面勢者尚衆規而未成者亦衆然則子植心固無盡而其景得有盡哉其心少雲之心也非錮於幽棲者也

劉阮洞記

鄭至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於故老往往不知其  
所在此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介豐者乃曰洞居寺  
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於榛莽間人跡罕及本朝景  
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還見橋跨水光彩眩目二  
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  
二年春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繼故事也越明年三  
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之盛求名  
焉令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家得之來遊



而黃岩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  
縣事漢之彥昭繼至乃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  
而上觀淥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音清  
遠飄飄然猶鏘珮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  
之東有隴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  
紅縹緲隨水西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  
桃花隴自隴以北行數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  
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

清徹淵澄可鑒毛髮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  
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淫霖暴至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  
涸此等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潭潭之南許水  
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以流飲自上流  
浮盃盤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  
此羣仙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仙石擬石之端仰而  
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照懸崖落  
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竒偉上有雙石

如綰髮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尋上連  
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遂名之曰迎陽峰其中峰則  
居中處尊以雙女迎陽為之輔翼羣山之翠合而有之  
遂名之曰合翠峰三峰之間林麓疎廣草木瑰異左連  
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採芝茹朮擷翠珮  
芳杖履輕而白雲隨笑語高而山谷應倏然而往直欲  
跨雙鳧御清風逍遙乎不死之鄉而不知塵境之卑蹙  
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島以出至于迎陽峰之

下有巨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寺僧目石為址構亭於其上畫角雕楹翬飛鳥革前臨清泚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杯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杯亭是日也天氣清明東風和暢巖端過雨疎雲漏日余與諸君攜袖蓆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草惟興所適山穀野菽具於臨時膾靈溪之鱗茹金庭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跣足解巾澆酒玉山自頽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飲命

尊注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鐘鼓之節也酒酣浩歌  
聲振林木音無宮商惟意所發樵夫牧廝為之捫高崖  
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  
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為山間之遊乎既而夕陽西  
傾暮煙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之於是尋雲路騁歸驂  
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遙聞鷄犬乃悟人間諸君皆瞿然  
而驚相顧而語疑夫陵谷之變更而子孫之遷易也特  
郭彥文立馬謂余言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

今日勝遊之樂可無文以記之乎余病夫山水清而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命若夫寫難名之象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新辭雅咏在焉非予所能道也

委羽洞記

謝 伋

台州黃巖縣西五里有岡阜連屬草木茂密其洞曰委羽父老相傳數十年前常有青衣童子戲洞口居人以滓穢溷之童因忽不見紹興辛酉今石城使君李侯端

民令茲邑暇日勸課農桑至其處始擇道士董大方主  
之稍給香火瓜華之用大方以符水治疾病輒即愈邑  
人重之以是二十年間堂殿門廡高明靚淨庫廚福浴  
具體而有始變荆榛為勝地按大洞記甌粵之間大海  
之涯地產方石真人劉奉林所居也奉林嵩高逸士避  
周季世棲焉控鶴輕舉墜一大翮人名其山曰委羽某  
寓居三童山鐘鼓相聞嘗一再至及守縉雲大方遣書  
求文記其事復曰我本山林主郡非好也盍俟歸及浙

右又以書來曰公又渡浙而西矣歸期寧可以日月冀  
哉且洪農寓公重道相悅欲成茲事許列銜石上矣敢  
固以請乃序而為之銘銘曰昔有仙人殂金刀鷄犬  
同升記阡陌九臯聲聞至今存上天下天曾委翮仙人  
一去幾千載閱世真同駒過隙長官好事經李侯大洞  
主人親推擇穹隆堂殿復一新照映林巒無夙昔寓公  
耆德上清都豈有他楊畢茲石碧落侍郎寧復來葉令  
飛鳧塵幾隔太乙青藜儻可尋去共研朱點周易



赤城集卷十五